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先進篇〉第二十三章第三段。

上次我們學習到『端章甫』，這一段我們重複再來學習一下。「端章甫，但穿的衣服不一樣，在朝廷、祭祀的衣服有一定的禮服，會同也有禮服，但比較簡單。禮服各代」，就是每個朝代、時代都有不同，「很難考證，如平劇中的張飛、趙雲所戴的帽子都有名字，都不同。朝會、祭祀戴冕旒，會同時戴皮弁，考據有種種衣冠法，我們不懂，可以不了了之。」這些考據我們不懂，那就不必要去考據這些。

「端章甫，禮服的總名。」端章甫就是禮服的總名稱，端章甫就是講禮服了。「端者，開端」，解釋端章甫這個名稱，端是開端。「衣冠等皆必須整齊。端代表衣服」，我們一般講衣服穿著端莊，「章甫代表帽」，就是戴的帽子，「這是殷代的名稱。若周朝的帽較小」，比較小，「會同必須穿這種禮服」，像開會的時候必須穿這種禮服，「如今，軍人有軍裝，法院也有服裝」，現在軍人有軍人穿的服裝，法院也有法院穿的服裝。「文人則穿得不中不西」，文人就沒有一定的服裝，隨便穿，隨便穿就變成不中不西。

『願為小相焉』，「願為小相焉，穿上禮服，可當小會同的小相，大相還當不了。這是謙到底」，謙虛到底了。「孔子說：赤也可以束帶立於朝，又如子華使於齊，乘肥馬等，公西華懂禮貌」。

【點爾何如。鼓瑟希。鏗爾。舍瑟而作。對曰。異乎二三子者之撰。子曰。何傷乎。亦各言其志也。莫春者。春服既成。】

「以上三段，為第二大段。」以上我們念的這三段經文，是這

章書的第二大段。「下文一段，又有變化，為什麼？因為四個人有所不同，曾皙不和這三人同坐」，曾皙沒有和這三個人一同坐在一起，「因為這一天可以隨意。曾皙在鼓瑟，所以不坐在一處。」沒有坐在同一個地方，因為他在敲他的鼓。

『點爾何如，鼓瑟希，鏗爾，舍瑟而作。對曰：異乎二三子者之撰。子曰：何傷乎！亦各言其志也。』「三人問完，問曾皙，這是另一段特別。點，爾何如，曾皙名點」，他的名叫點。「有注解說當時有兩位名點的人」，鐘點的點，有注解說那個時候，有兩位這個名都叫點的人。「另一位曾點是狂者，若太狂，就不是孔子的學生，當朋友可以，例如原壤。但是叫點的名，只有父兄老師能叫，所以這裡是指弟子點。」

「鼓瑟希，希，停止，孔子一跟他們談話，曾皙就停止不鼓了」，不再打鼓了。「鼓瑟時有放在桌上，有盤腿放在腿上」，鼓這個瑟，敲這個鼓有放桌上的，也有盤腿坐著放在腿上。「孔子點到曾皙的名，曾皙就鏗爾，舍瑟而作。鏗，兩物相奪之聲，為什麼會有這聲音？因為放下瑟有聲音（瑟與几碰擊的聲音）。舍瑟而作，放下瑟。作，興起，起來。」

「異乎三子者之撰，撰，三種意義：一具也，二事也，三才能也，這三義都能通。例如以具解釋器具，孔子說：君子不器，又孔子說子貢汝器也，何器也？曰：瑚璉也。某人有才具，就是有才能。他們三個人的才具我沒有，這個話不亢不卑，這句有停頓的口氣。」

「子曰：何傷乎？這有什麼妨礙處？」孔子說，這有什麼妨礙的地方？「可見曾皙說到這裡便不再說了，孔子才說這有什麼關係。我們隱居以求志，各人言各人的志向，你還能改志向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」

下面雪廬老人劃一個表解：

「天下無道之時，隱居求去」。天下無道了，沒有道這個時候隱居求去，就隱居不做官了。

「大義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」。大義就是天下有道的時候，用之則行；無道的時候，捨之則藏，就是捨棄，藏起來。

事態，（直率）（謙退）（溫恭）（簡約），表現在事態上，就是這樣一個態度。

「講前交代語很重要，沒有聽到交代語損失就很大。」有的篇章開講之前，雪廬老人他都有一個交代語。沒有聽到交代語的同學損失就很大，所以交代語非常重要，我們要留意。「你們不懂文理，聽完也沒用，文以載道，重點在道，道空空洞洞，全在文章上頭。從前學校重視文，所以那時吾注重義不重文，所謂小學終，至四書，訓詁等為小學，今日誰懂小學訓詁？詳訓詁，明句讀，先弄明白文章，再讀四書，你們不懂訓詁、句讀，如何懂得文義？所以現今的人看佛經，如何能看得懂？佛經一字也不能動，敢改佛經那是無知的狂徒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說不清，何況精神有問題的人。」雪廬老人講，現在有人也改佛經，實在講佛經一個字也不能動，敢去改佛經那肯定是無知的狂徒，精神有問題。

「這章經文文理的部分，吾還沒有講，這章很精彩，等到全章講完後，才可以講。」這是經文文理的部分，雪廬老人還沒有講，這章很精彩，文理要等到全章講完了，才可以講文理。「大家先研究文理，為什麼孔子說：人不懂得你，若人知道你，你該如何？子路開口說千乘之國如何如何，接著夫子哂之，下頭的文理就變了。求、赤又有什麼差別？又有不說話的點，所以說：異乎三子者之撰，夫子說：何傷乎！下頭的答話與前三子有什麼關連？再者，一開始孔子說：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，兩個以字有不同的解釋，

這都是各代名儒所解釋，《集釋》分別列出來，《集釋》這本書把它分別的列出來，列出各代名儒他們所解釋的。「但是我們能採取或不能採取，這就難了」，到底我們能不能採取這就難了，「不是一日之功可以做到。」

「文如人的面貌，看面貌就懂心，誠於中則形於外，不知外而知內，那是未之有也，等於瞎子相面，聾子聞樂，那是怪事。」所以由外而內，不知道外面而能夠知道裡面的，沒有這個事情。就好像瞎子見面，好像耳朵聾了他聽音樂，瞎子他怎麼看得到？聾子他怎麼聽得到？那是怪事。「吾從前曾以一日工夫，改作懺悔偈而不能，於是平了氣，事非經過不知難！」雪廬老人講，他曾經以一天的工夫改作懺悔偈，懺悔偈就我們現在念的，「往昔所造諸惡業」這一首，想改作懺悔的偈，沒有辦法，於是就平了氣，事非經過不知難。沒有去經歷過這個事情，沒有去做過，不知道這個事情它的難處，不知道它的難處在哪裡。

「四人侍坐，只有曾點帶瑟，若不帶瑟，便與下文合不起來，為什麼？你們若曾在興大聽我講詩，看此段經文就知道」，雪廬老人曾經在中興大學講這個詩，看到此段經文就能知道。「可惜水滴石不入，其實滴久也能穿石，如簷下的土地。」這是形容我們學習聽講，這就好比開始水滴到石頭，沒有辦法入石頭。好像我們學習，聽了雪廬老人講的這個，但是像水滴石不入一樣，好像聽，但是沒有入進去。其實滴久也能穿石，如屋簷下的土地。所以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久了，這個水滴石滴久了也能夠穿透石頭。我們學習也是一樣，長時薰修就能夠入進去了。

好，今天我們先學習到這裡，下面這段經文，我們下一次再繼續來學習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

